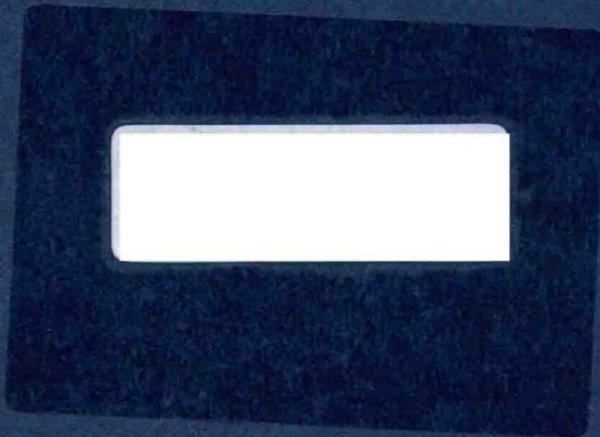


鲍贝作品系列

书 房



书 房

鲍贝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书房 / 鲍贝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-7-5378-4517-5

I . ①书… II . ①鲍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8679 号

书名: 书房

著者: 鲍贝

责任编辑: 续小强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571328 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: 94 千字

印 张: 6.5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517-5

定 价: 39.80 元

I

我做梦都想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。遗憾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书房。

对我来说书房就是一个人的圣地，是可以安置灵魂和全部秘密的地方。如果说一个人的卧室，是可以让身体任意裸露的自由之地，那么，书房即是容灵魂自由赤裸的地方。因此，书房也等同于一个人的禁地。它比卧室更私密，也更为暧昧。

有人跟我说，如果你心中有一个梦想，你只要久久地望着它，朝着它的方向努力，总有一天你会实现。

最近我在为一家叫“青藤书屋”的私人书店服务。那家书店的老板是个女的，刚生完孩子，几乎没时间来店里。每天打烊，都是我帮她关门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再去把书店的门打开。

等天黑下去，打发走最后一个客人，我会把卷闸门拉上，把书店想象成我一个人的书房。收银台便成了我临时的书桌。我把那张白天总是折叠着的椅子打开，抽出一本我喜欢的书，坐在椅子上开始阅读。

这是我一天中最为幸福和安静的时光。我在不同的书中触摸到不同的灵魂，并不断与书中的人物发生对话，交换我们的思想。

然而，一天中这样的时间总是短暂。过不了一小时，

或还不到一小时，我的妻子必定会打电话来催我回去。我总是对她找各种借口，尽量拖延时间，能多待会就多待一会。

但书店毕竟不是我的书房，我总不能在这里待到天亮。回家之前，当我把那本还没看完的书放回到书架上去的时候，就仿佛是在跟自己热恋中的情人告别那样不舍。

回到家里，妻子的脸就像一块旧抹布，又臭又难看。我好像已经忘了她笑的时候是什么模样了。

也难怪她高兴不起来。总共六十平米的家，除去厨房、餐厅和卫生间，硬是隔出两间房。女儿一间，我们一间。最近我妈身体不好，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乡下没人照顾。我父亲早就过世了，从小到大我母亲一手把我拉扯大，在她生病需要我照顾的时候，我不能扔下她不管。我把母亲也接了过来。

家里本来就小，现在就更拥挤了。我母亲和女儿睡一张床。刚满十岁的女儿，还不是太懂事，每年也就在春节或别的什么节日偶尔回趟老家，因此，她跟奶奶并不很亲。现在突然要跟这么个老人睡一起，她很不习惯。

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女儿忽然说：“我不想跟奶

奶睡，奶奶身上有一股臭味。”

女儿的话还没落地，妻子的手就举了起来，一个耳光狠狠扇了过去。接着就是一顿痛斥和教训。谁都知道，她痛斥女儿只是借题发挥、指桑骂槐。每一句话里都充满着对眼前这凌乱不堪生活的一种怨恨和控诉。

最终她将矛头指向我。在她看来，是我把生活弄得一团糟。现在的家庭处境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她觉得她嫁错了人。

但是十年前，可是她先主动追的我，搂着我的脖子口口声声说，只要我们俩人相爱，没钱、没车、没房的日子，她都愿意跟我过。事实上，我后来才明白过来，那时的她其实是对我充满信心的。她满以为我已经拥有了份体面的工作，早晚是会有钱、有车、有房子的。

我北大中文系毕业，在浙江大学当教授。她认识我的时候，学校就已经分配给我一套单身公寓，就是现在我们仍然住着的这一套。那时她就在盼望着，只要我们结了婚，学校就会给我们换一套大房子。

可是过去一年又一年，眼看着别人都陆陆续续地分到了房子。就是我，总是轮不到。一再被错过。

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在这所学校哪怕等到死，分到房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有一套单身公寓住已经不错了。

现在的大学重在抓创收，为了从上面争得一笔又一笔的经费，很少有人愿意去花心思专心讲课。教授们都去搞科研了，五花八门的课题，只要你想得出来，能从中获取荣誉和经费，都纷纷往上报。

而我，从来都认为一个教授最关键、最重要的事就是给学生讲好课。我拒绝参与任何所谓的课题申报活动。我只想讲好我的课。为了给学生上好一堂课，我可以不惜耗费半个月的时间去做准备。

在我的课堂上，听课的学生总是最多。然而到了年终考核，我总是被排到最后一名。

十年下来，差不多已积压成病。我想我早就患上了抑郁症和轻微的神经病。只是还没病到精神错乱或失常的程度。我一直在默默克服，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发作。

但，总还是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刻。我会借着酒精发作一番。偶尔也会借着酒精跟愤怒的妻子动手打一场架。清醒之后，又觉得懊悔，对自己痛恨不已。

一年前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一气之下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。当时我喝了点酒，算是安慰自己，也算是为自己壮胆。

自古以来，我们不是常接受这样的教育吗，“天无绝人之路”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何况我是从北大出来的，又当过教授，担任过这份体面的职业。离开这所破学校，我难道真就活不下去了吗？

话虽这么说，当我真将辞职报告打上去之后，暗地里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心理的，我认为校长可能会出面挽留我，做我的思想工作，劝我别一时冲动。我在心里还有些摇摆，要是校长极力挽留和劝说，我想我可能还会回心转意。

可是，没有人挽留。我的离去对这所学校来说，仿佛一阵风吹过，就如一片叶子从一棵大树上飘落下来，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只有胡东梅教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她问我哪天有空，想请我吃个饭，同事一场，也算是和我的告别。

胡教授是中文系的系主任，也是我的领导。她平时总是板着个脸，不爱说话也不爱与人交往。我们都有点怕她。她整个人阴沉沉的，像是刚从墓地里回来。学生们也不太爱听她的课，她上课过于严肃古板。

听说她的老伴是位目不识丁的好好先生，好像没有固定工作，只待在家里干些家务活，就像一位“家庭主夫”，一辈子靠女人在外面工作，赚钱养活这个家。也不知道胡东梅教授怎么会嫁给这样一个男人的，也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但小道消息只是随风飘过，并无事实依据。何况我这人不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。这些都不是我要去操心的事。

不过我知道，胡教授只要坚持上完这个学期的课，熬到放假，就可以光荣退休了。自由的日子离她不远了。

我在电话里答应她，等我哪天空了一起吃个饭。但

是在我心里，我却并不怎么想见她，觉着和她在一起，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因此接下来的日子，无论有空，还是没空，我想我都不会去约她。

我一直就没给她去过电话。奇怪的是，她也没再约我。一个电话都没有。我想，可能是她随口一说，并没有真的想请我吃饭的意思，或者当时有这念头，过了也就忘了。

离开浙大之后，我又去别的几家学校应聘。没想到的是，从一所大学调到另一所大学，会这么艰难。各种调动的手续，和附带着的人事关系以及所谓的潜规则等等，各种阻碍重重重重，差点没把人整疯。

总之，忙到今天，我还没有调成。闲置在家。流落到这个社会中来，我才知道，什么叫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原来除了讲课，我什么都不会。

真的什么都不会。

我不得不说，“青藤书屋”的女老板，是个有眼光的人。从她店里摆放的那些好书，就能基本判断出来。至少在我看来，这是全城最有品味的一家私人书店了。

一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我又逛进她的书店，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，翻来翻去。后来，又依依不舍地全都放了回去，一本都没有买。我想，她一定是看出来了，我没买，不是我不喜欢那些书，而是，我身上没带钱。

那个下午，店里客人很少，她跟我攀谈起来。当她知道我曾经是浙大中文系的教授时，两眼放光。问我是否愿意留在她店里帮忙。当然，她说帮忙只是客气，其实是问我是否愿意为她打工。看着满屋子的好书，和她对我的赏识，又想到目前我正好无事可做，闲着也是闲

着，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其实，我的工作并不是站在店里帮她卖书，而是帮她做另外的一项“特殊服务”。所谓的特殊服务，是指书店专门推出的一项“整理书房”的服务，就是帮那些有身份又有钱的人配书。

在这个时代，人人都在忙、都在拼，很多有钱又有身份的人，平时其实都不看书。因此，也不太会买书。甚至不知道买什么样的书，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才合适。这确实是一门需要动脑筋的技术活。

在外人看来，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书房，他的书房里又摆放着哪些书，平时他都在看些什么书，几乎就可以判定这个人的基本修养和品味。书房是最能泄露一个人秘密的地方。因此，人在有了钱有了身份之后，都会去考虑布置他的书房。

老板娘为我印了一张名片，正面写着“青藤书屋——文教授”。背面印着一小段广告：

“没有书的书房，是一间没有灵魂的屋子；没有书房的家，就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坟墓。青藤书店将根据您的书房和您的需求，为您配送最有品味的书籍。”

我不得不承认，老板娘是个极其聪明的女人。所有的广告词，说到底都是在挖掘人内心深处的自卑。穷人的自卑无须深挖，挖到血淋淋也无利可图。而富人的自卑一旦被成功挖掘，利润的空间可就不可估量。

老板娘的精明之处在于把矛头指向富人：“你是很有钱，你有豪宅、有名车、有名牌、有身份、有地位，也有许许多多的朋友簇拥着你。但是，你的豪宅里有书房吗，书房里有好书吗，你是个有灵魂、有品味的人吗？”

——没有。那么，我们有配售，还亲自上门服务，你只需要付钱。

毫无疑问，躺着中枪的人有很多。尤其对富人来说，争取心更强。当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、金钱，该拥有的全都拥有了，还没拥有的，就会更想去拥有，而且是更迫切地想去拥有。因为，谁都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富人。谁都忌讳被人指着脊梁骨，说上这么一句：此人穷到只有钱了，没灵魂、没品味、没气质，只一身铜臭。这样的侮辱，对一个体面的富人来说，就跟指着他鼻子骂他祖宗十八代也没什么区别。

